薛林兴与他的新仕女绘画

薛林兴，1951年生于山东青岛，1982 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央国家机关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全国政协文史馆人物画研究院副院长，东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华全国工商联书画院执行院长，北京市第十二届政协委员。

古往今来

“薛贵妃”

薛林兴在研究古今中外诸人物绘画大师的基础上，创造出独具魅力的绘画作品，在中国画坛独树一帜。以古典传统之韵，写现代观念之神。他作品中的人物神态典雅，形象优美。内在含蓄，耐人寻味。

多年来，薛先生创造了雍容华贵的的贵妃。冷艳绝俗的山鬼，冰清玉韵的嫦娥等近百个古典美人形象，被誉为“薛贵妃”、“东方美神”。

穿越中西

薛林兴是勇于创新的画家，对传统绘画既敬畏又大胆突破，广泛吸纳西方绘画元素，把握时代审美意识，创造出独特的女性人物画风格。薛林兴水墨人物画的造型借用了油画细腻入微的表现力，明暗过度，冷暖变幻，高光反光的运用使形象即惟妙惟肖，又生动感人。将色彩融进了他的人物画。红色的热情，绿色的生命，蓝色的冷静，黄色的明暗，紫色的神秘，白色的纯洁……每种颜色都以各自不同的性情渲染情绪的诱惑力和美感。而色彩之中的色相、冷暖、纯度、明度、调和之美更是如魔幻的魔力，梦幻的境界。

他采取写意与写实相结合，色彩与水墨相结合的手法，穿越中西，中西交融。将东方的神韵美，古希腊的人体美，古印度的性感美，三大艺术体系合为一在中国人物画坛独树一帜，成为新仕女画的代表人物。

艺术宫殿

画家拥有自己的美术馆，标志着其艺术成就与社会知名度的综合实力。薛林兴美术馆这座风格独特的建筑，是薛林兴独自出资，亲自设计和施工的。它既不是中国古典，也不是现代，而是欧洲中世纪的古堡风格。垂直的墙壁一贯到顶。通体由灰绿颜色的绿石英石铺裹着，古朴中显高贵。墙壁水平角度则有圆形方形和梭形，顶部也有高低错落的变化。柱形瞭望塔，配上椎形的尖顶。顶部的圆球垂直贯穿着一根尖形的镀金铜管，闪闪发光，直插云霄。雕者凹凸图案的两扇黑色拱形铁门，坐拥在由黑金沙花岗岩铺就，多层台阶簇拥的平台上，器宇轩昂。这座由画家独资兴建，气势雄伟的美术馆融建筑、雕塑、绘画为一体的完美组合，古朴，神秘、宏大、浪漫的建筑风格的艺术宫殿，被誉为美神宫。

和平美神

薛林兴和两个女儿薛海鹰、薛海燕历经十多年的创意、构思、创作，完成了巨幅中国画《和平美神》；画面上有黑、黄、白三种肤色的美神，黑人美神翘首放飞和平鸽，白人美神一手持橄榄枝，一手呵护着白、黑肤色的两个嬉戏的儿童，东方美神双手托举着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鲜花在天空飘散着。和平鸽自由地飞翔，五彩祥云迎接着冉冉升起的太阳。

“和平美神”是爱和美的化身，爱是哺育高尚情操的乳汁，美是唤醒人性良知的天使。现在画面上已有十一位国家题写了和平祝词。英国前首相布莱尔题词“让世界充满爱；法国前总理拉法兰题词“生命的春天”；桑给巴尔总统沙明·琼玛题词“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希腊前总理西米蒂斯题词：“我们要讨论，我们要对话，我们更要和平”；尼泊尔总统拉姆·巴兰·亚达夫，匈牙利国会副主席乌伊海伊祝词：“你们呼吁世界和平，这对所有人都好”；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题词：“这是一座桥梁，赐予心灵平静，让人们对和平充满向往”；塞拉利昂总统科罗马签名祝贺，巴巴多斯前总理桑迪福德爵士题词：“和平使心灵安宁”；布隆迪副总统鲁菲基里题词：“我爱和平”。

（作者系中央国家机关美协主席　王阔海）

贵妃醉酒

与美神共舞

——著名画家薛林兴作品评析

“大自然没有女性就会失去平衡，人世间失去美女就会失去光彩。白水汇泉，女子和好，少女更妙。有人把女人画成鬼，有人把女人画成人，而我却把女人画成神。”这是画家薛林兴先生的艺术感言。众多的媒体和评论把他称为“东方美神”，在中国绘画界“东方美神”、“薛贵妃”广为人知。

词典里对“造神运动（Apotheosis）”解释为“是指一种大规模驱动民众力量，把一个人高举至神的地步。”而我所说的画家薛林兴的“造神运动”，是他通过自己的画笔创造的美神，是通过自己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精湛的绘画技术把从古至今的中国女性形象塑造成的“东方女神”。

有人把他称为当今新仕女派的创始人，说他创造的人体绘画作品具有了超越油画的东方韵味和神奇，是人体绘画中国化的开拓者之一，我觉得一点也不为过。

当今中国画坛画仕女者不可谓不多，但大多人物刻画过于传统和呆板，缺少激情和新意，缺乏内在的气质和神韵。传统的仕女画由于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对女性的形体美、曲线美采取了一种回避态度，从现代人的眼光看，一味地遵循古法已满足不了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薛林兴笔下的仕女一反明清两代沿袭下来的病态，得到了新的诠释、提炼、升华。他成功地把西方造型的表现力和中国的注重神韵的写意手法融合在一起，师古而不拘泥于古，在传统的基础上，以其淋漓洒脱的笔墨和对中国画的理解，着力表现人物的时代风貌，体现时代精神，并赋予它深刻的内涵。

薛林兴吸取古人经验的同时，借鉴西方的表现方法，在他的作品里线条表现的更加灵活，尤其是抛物线和S线型，以及加入螺旋线型的构图，增加了作品的动感。这里讲的线条已经不是单纯技术领域的线条，而是通过整合后，画面人物表现整体趋势与动态等虚无的线条。我认为成就他画面里仕女的“百般姿态”，是得益于他对线条的娴熟运用。即使坦胸露背，令观者却无丝毫污秽的联想，感到只是一种美的享受。

薛林兴的仕女画在色泽的运用上也有独到之处。他给画面总体定一个基调，让同一种颜料在同一个画面里呈现出不同的光感和色感，达到了古人所说的“墨分五色”的效果。使画面的整体质色有了玉的温润和细腻。在他表达的绘画语言背后，是他发自内心、为所欲为、燃烧着生命的创作激情，其中蕴藏着巨大的感染力量。

薛林兴绘画作品以东方诗意化的美感，惟妙惟肖、浪漫逼真展现了中国美女惊世骇俗的神态，这是倾倒西方人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薛林兴绘画的“造神运动”过程里，他创造的众多美神得到赞誉。一位日本美术评论家写到：“薛先生以魔术师般的魔力，将我们引导到神秘又富有诗意的领域深处，引导到仙女的国度，梦幻的境界，薛先生的画作堪称中国当代画坛的一朵奇葩。”

（作者系清华美院博士生导师　刘　临）

貂蝉拜月

薛林兴艺术解读

重塑美神

《美神维纳斯》以其不朽的优美，再现了古希腊艺术的辉煌；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标志着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安格尔的《泉》将古典主义绘画推向了一个高峰，印象派人物画家雷诺阿笔下的女性人物闪烁着色彩的无穷魅力。

这些作品以其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吸引着每天数以万计的人们以朝圣者的心态前来观赏，享受艺术，感悟人生。

中国人物画也有着近三千年的历史，顾恺之以其“春蚕吐丝”的线条描绘了优美的《洛神赋图》诠释了重情思求神韵的魏晋风范；周昉雍容华贵的《簪花仕女图》再现了大唐风范；吴道子笔下的《八十七神仙卷》将中国人物画的线描艺术推向了顶峰。

宋、元、明、清的人物画家们也各领风骚。然而，从古到今的中国人物画的艺术影响力还没有一件能与《米洛斯的维纳斯》、《蒙娜丽莎》、《泉》相媲美的。

如何重塑现代美神，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作为一个当代中国的人物画家，薛林兴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理妆图

打破传统

早在东北师大艺术系就学时，薛林兴向前来讲学的周思聪先生请教，周先生回答：“中国画就是要讲究笔墨”。潘天寿画论：“强其骨”。李可染讲：“线条要沉、要涩”。中国绘画史上也有十八描之说，古游丝描、铁线描、钉头鼠尾描……等等。再追溯谢赫的《六法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王维“水墨为上，墨分五彩”“形质次之”……

从古到今，统治中国画理论的都是笔墨，笔墨，还是笔墨。

为什么不谈人物画的主体（人物），而只谈笔墨（效果）呢？这就好比只见衣服不见人，只见树叶不见树。这种错误的观念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捆绑着艺术家们的手脚。哲学家认为：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物质决定精神。

所以人物画要想发展必须从观念上理顺，以人为本，形象为主。形质为上，水墨次之。打破枷锁，跳出陷井，走出误区。

形象为上

古人没有条件进行人体写生和学习解剖，对人物的结构、形体无法认识和把控。造型不准确，比例失调，刻画不深入，有情可原。时至今日中国的人物画家们还在这个怪圈里打转转。

薛林兴大胆地借用油画细腻入微的表现力，明暗过渡，冷暖变幻。亮部暗部，高光反光的运用使形象即惟妙惟肖，又生动感人。如正面形象除面部轮廓，眉、眼外基本都是靠明暗关系来刻画形象的凹凸起伏。

薛林兴大学期间，打下了深厚的素描功底。几十年间不间断的文学素养的提高，所以他的人物画形象收放有致，形象优美，并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耐人寻味。

魅力色彩

人们所看到的世间万物，皆为形与色，诞生于150年前的法国印象派，敞开心扉，博大自然，将绚丽多彩的五光十色迎入了绘画当中，充分展现了色彩的迷人魅力。

古人强调的“水墨为上，墨分五彩”，其实墨就是黑、白、灰，至于干、湿、浓、淡那是另一个概念。

1991年薛林兴在东京艺术大学与校长平山郁夫先生会晤时，平山就指出“墨用多了，有陈腐气。”他的女儿海鹰也说：“有彩色电视机谁愿意看黑白的？”

从那时起，薛林兴就将色彩融进了他的人物画。红色的热情，绿色的生命，兰色的冷静，黄色的光明，紫色的神秘，白色的纯洁……每种颜色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性情。色彩有着任何墨色都无法比拟的渲染情绪的诱惑力和美感。而色彩之中的色相、冷暖、纯度、明度、调合之美更是如魔幻的魔力，梦幻的境界。

当代情怀

“笔墨当随时代”，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情怀，是阳光的，向上的，充满激情的，热情奔放的。

近距离学习，易于同质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薛林兴将中国传统的意境美，古希腊的人体美，古印度的性感美融于一体。汇写实写意于一身，大胆吸收外来语汇，使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细而不腻，关键处精雕细刻不觉其繁，简约处空无一笔不觉其简。

他的作品中，即使传统的题材，如《大唐贵妃》，也是以丰腴的体态，娇媚的神情，若雪的肌肤，华美的服饰，色彩浓艳，用笔洒脱豪放，率意随情，令人耳目一新。

当代题材《黑之惑》，出人意料地衬托以钛青兰为背景，而背景中悬挂着的黑人面具，黑中缀以少量的朱砂、翠绿、金黄。中国人物与非洲面具，跨界的手法，差异的文化元素，幻化成了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艺术现实。

《豆蔻年华》，矩形深兰色块背景，传统中绝无。试想，如果不如此，这种静谧、清纯、优雅之美如何来的如此鲜明、现代，如此有力度的视觉冲击力呢？

在当代情怀系列绘画当中，以青春的，豆蔻年华的女性人物为主，动态或端庄，或妩媚，或优雅，或清纯。

《女孩与大卫》的清纯，衬以石雕大卫与梦幻似的热抽象的背景。《圣依菲》高雅清新的面庞，白皙迷人的颈胸，如莲藕似的双臂，缀以横竖灰直线，中间隔兰、橙、黄等色块，充满抽象意味的当代情怀。

当代情怀系列作品，从内敛含蓄的传统神韵到具有激情燃烧的开张的风尚，从长裙宽袖曲婉的线型感，到短、露、透块面感的以呈现人体美为主的衣饰特点。从类型化的共性美转化成个性化的形象，揭示当代女性思想，情感，性格美。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明具有强烈个性的女性人物给予了观众全新的迥然不同的另一审美情境，打破枷锁，形象为上，魅力色彩，当代情怀，诠释了薛林兴新仕女人物画作的主要特征。

在薛林兴的艺术作品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探索中国写意人物画如何改革创新的心路历程。他对中西绘画，中西文化的不断比较、不断换位思考，乃至多年的创作实践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写意人物画坛的位置。

通过审美的过程使人们得到对当代人生的思考与启迪。难怪薛林兴在中国画坛上独树一帜，其古典美与现代美相融合的新画风自成一家，被海内外画界同行誉为“东方美神”。

（胡雅琳）

书香